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

6

东路花鼓

井磨	台	会
开	房	会
合	元	寺
扯	珍	珠
拜		伞
陈	琳	月
珍	捧	盒
張	珠	塔
拷	先生	館
官	打	梅
棚	打	紅
	打	賭
		辭
		妻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編輯
湖北人民出版社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

第六集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編輯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59年·武汉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

(六)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編輯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(武汉解放大道332号)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3 耗 $\frac{3}{32}$ · 7 $\frac{9}{16}$ 印张: 195,000 字

1959年5月第1版

195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900

统一书号: 10106·291

定 价: (9) 0.80 元

前 言

“湖北地方戏曲丛刊”的編輯出版，力求全面介紹本省地方戏曲剧本，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、整理、改編和演出的劇目資料。

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，有屬於皮黃系統的汉剧、南剧、荆河戏、巴陵戏和湖北越調；有屬於花鼓系統的楚剧、东路花鼓、天沔花鼓、襄阳花鼓、黄梅采茶戏、远安花鼓、二棚子、梁山調、提琴戏和文曲；还有屬於高腔的清戏，以及由外省移来的高台曲、灯戏等。有着丰富的傳統剧目。我們为了及时傳播这些可貴的戏曲遗产，决定陸續搜集、陸續編选和陸續出版。

“丛刊”所收剧本，主要的是原本。在編选中，我們在內容上一般未作大的改动。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，我們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則；并視必要，邀請对該剧有素养的演員加以校訂。对于經過演出的获有定評的整理本或改編本，也将選擇收入。

我們愿意以积极的态度来編輯出版这部“丛刊”；但是力量有限，工作又极复杂，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。希望戏曲界的同志和讀者同志予以指正、帮助。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

目 录

- 井台会戴桂亭述录(1)
- 磨房会戴桂亭述录(23)
- 开元寺戴桂亭述录(43)
- 合珍珠戴桂亭述录(51)
- 扯 伞戴桂亭述录(87)
- 拜 月戴桂亭述录(97)
- 陈琳捧盒戴桂亭述录(109)
- 珍珠塔戴桂亭述录(121)
- 張先生攬館戴桂亭述录(163)
- 拷打紅梅戴桂亭述录(175)
- 官棚打賭辞妻戴桂亭述录(205)

井台会^①

戴桂亭述录

剧情：“白兔记”之一折。叙述刘志远之子咬脐郎沙陀射猎，得遇亲生母亲李三春。李三春托带书信至邠州寻夫找子。咬脐回到邠州，得知确系自己的亲娘，责父不义。刘志远答应立即接李三春至任所。又名“打猎回书”。

① 本折全部唱二高腔。

人物：岳彥貞(末角)、刘志远(生角)、李三春(青衣)、咬 臍
(小生)、岳夫人(花旦)、龙套二、李 嫂(内应)。

〔岳彥貞上。〕

岳彥貞：(引)万岁傳聖旨，不俟駕而行。(念)

劍氣冲霄星斗寒，為官容易讀書難，

齊家治國安天下，大學中庸仔細觀。

老夫岳彥貞，后唐主駕下為臣，后宮娘娘得下風恙，排九龍御宴，缺少玉兔，不能成席，命我下旨，去到潼台，左右。

龙套：有。

岳彥貞：開道潼台。(下)

〔刘志远上。〕

刘志远：(引)鎮守潼台地，雀鳥不敢飛，(念)

憶昔當年未出頭，馬王廟前把乞求，

潼台搶親功勞有，才得官封節度侯。

本藩刘志远，帥字旗，無風自動，必有甚大軍情，站堂軍。

龙套：有。

刘志远：伺候。

〔内白：聖旨下。〕

龙套：稟都爺，聖旨到！

刘志远：排香案！

〔岳彥貞帶龙套上。〕

岳彥貞：聖旨下，刘志远跪接旨！

刘志远：吾主万岁！

岳彥貞：刘志远听旨宣讀，后宮娘娘，排九龍御宴，缺少玉兔不能成席，今奉娘娘懿旨，命刘志远，荒郊射猎，叩头謝恩！

刘志远：娘娘千岁，有劳岳父捧旨前来。

岳彥貞：今奉懿旨，焉敢不来。

刘志远：官城留宴！

岳彥貞：回宮繳旨！

刘志远：送駕。

岳彥貞：来，开道！（下）

刘志远：少待，岳父捧旨前来，命我荒郊射猎，想这……来！

龙套：有。

刘志远：請少令入帳！

龙套：是，請少將軍入帳。

〔咬臍內白：来也。〕

咬臍：幼习雕翎箭，文武两双全。参見爹爹，几拜。

刘志远：儿免。

咬臍：謝爹爹。

刘志远：儿坐下！

咬臍：儿告坐。請問爹爹，叫出你儿，有何軍务大事議論。

刘志远：儿不能知道，后宮娘娘，排九龍御宴，缺少玉兔，不能成席，儿外家捧旨前来，命为爹，荒郊射猎，本当前去射猎，軍务大事，无人照守，叫出咬臍，执掌軍务大事，为父荒郊射猎。

咬臍：儿禀爹爹，你儿年青，怎掌軍务大事，儿情愿子替父劳，荒郊射猎。

刘志远：儿有此胆量嗎？

咬臍：儿有胆量。

刘志远：好，請令一拜！（咬臍拜令）令出山搖动。（咬臍接令）

咬臍：兵发鬼神愁。（下）

刘志远：掩門！（下）

〔龙套引咬臍上起嘴。〕

咬 臍：曉出凤城东，分圍淺草中，紅旗遮日月，跨馬走西东，搭上狼牙箭，翻身挽角弓，众軍齐喝采，箭出…（龙套：啣…）不落空。咬臍，今奉爹爹将令，荒郊射猎，左右！

龙 套：有。

咬 臍：人馬可齐？

龙 套：早已齐备。

咬 臍：兵发荒郊，馬来！（圓場）

龙 套：来此已是沙陀。

咬 臍：与爷撒下圍場！（唱倒板）

众将与爷撒圍場，单看少爷显手段，
头上整顿銀盔帽，身旁鎧甲整顿清，
腰中紧系絲纓带，足下快靴登一登，
儿郎看过雕翎箭，馬弓袋內取弯弓，
人来带过桃花馬，

馬来，（起撩子）

对着玉兔撒了弦，

咦，哈哈…哈哈哈哈哈！找兔！（下）

龙套甲：伙計，你看我們將軍几好的脚段！

龙套乙：手段呀。

龙套甲：他把个兔子射跑了，不是脚段嗎？

龙套乙：不是的，带箭而逃。

龙套甲：好呀，我两人去找箭咧。（下）

〔李三春挑水桶上。〕

李三春：（唱二高腔）

啞吃黃連苦自知，鷺鷥隔冰瞅銀魚，
望梅止渴渴还在，画餅难充腹內飢，
狠心哥哥起毒意，嫂嫂扼我研磨把水汲，
挑水桶来至在八角井地，

歇息一时汲水回归。

〔龙套二人上。〕

龙套甲：嗯哼，將軍命我去找兔，

龙套乙：找兔兔不見，

龙套甲：找到一支箭，

龙套乙：誰个眼眶淺，

龙套甲：順手把羊牽。

龙套乙：將箭帶上，把與將軍念一念。

龙套甲：不是的，驗一驗，請少將軍！

咬 臍：撒圍射獵，子代父勞。可找着玉兔？

龙套甲：將軍听，將軍命我去找兔，

龙套乙：找兔兔不見，

龙套甲：找到一支箭，

龙套乙：誰个眼眶淺，

龙套甲：順手把羊牽。

龙套乙：把與將軍驗一驗。

咬 臍：（念）

箭是雕翎样，玉兔哪里藏，

咬臍四面望，井边見……

龙套甲：亲娘。

咬 臍：嗯。

龙套乙：井边一娘行。

李三春：苦呀！

龙套甲：啊，將軍，那井边娘行，她还在叹苦呀。

咬 臍：啊，小軍們，前去对那娘行言道，我們是邠州来的将爷們，打一只玉兔，費了千辛万苦之力，諒想是她藏隱也未可知，叫她好好献上，如若不然，决不姑寬于她。

龙套甲：呸！那位娘行，我們是邠州来的“醋”爷們。

龙套乙：将爷們啊！

龙套甲：酱醋总不是調味么。

龙套乙：我們是將士。

龙套甲：啊，將爺們，打一只玉兔，費了千辛万苦之力，諒想是你隱藏，不消說矣！你好好献上，如若不然，哼哼，决不姑寬于你！

李三春：你問兔么？

龙套甲：我不問兔，是問猫？

李三春：听到，（念贊）

大路旁非比小溪边，来者千千，去者万万，你問兔，兔不見，你問我的苦楚，呀喲！我有千万呀！

龙套甲：嚙嚙！还問出一个罗苏来了，將軍請听，（念贊）

大路旁，非比小溪边，来者千千，去者万万，你問兔，兔不見，你問她的苦楚，哼哼！她有八籬筐外加十担。

咬 臍：嗯！他有千万呀！

龙套甲：不錯，千万。

咬 臍：你站开！（唱二高腔）

覩見娘行坐土台，蓬头赤足又无鞋，
想是夫死婆亡子不在，
有什么苦楚說上来！

小軍們，前去对那娘行言道，她有什么千愁万苦，对我们一講，我与她消愁去悶，

龙套甲：曉得！

咬 臍：轉来！你放和平一点！

龙套甲：記下，那一位老媽媽！我的少將軍言道，你有什么千愁万苦，对我的少將軍一講，他与你消愁去悶。

李三春：貧女告便。

龙套甲：請便。

李三春：少待！那位將軍，叫我有什麼苦楚，对他一講，他与我消愁，自古道家丑不可外傳，想这……哎喲！好冷！

龙套甲：娘行言道好冷。

咬 臍：前面什么所在？

龙套甲：前面是邮亭。

咬 臍：娘行带在后面，开道邮亭，叫娘行前来见过于我！

龙套甲：老媽媽！见过我家少爷。

李三春：少將軍請上，貧女參拜。

咬 臍：少待！媽媽年长，拜得人不自在，小軍們，前去对那娘行言道，不用拜，家住哪里？姓什名誰？叫她講来。

龙套甲：是！老媽媽！我家少將軍言道，你不要拜，拜得我家將軍不自在，家住哪里？姓什名誰？大胆講来！

李三春：請听呀！（唱）

愁腸百結話难言，請声將軍听分明，
家住在沙陀城，李家庄前有家門。

咬 臍：你的爹爹叫什么？

李三春：（唱）

爹爹名叫李德楷。

咬 臍：媽媽你叫什么？

李三春：（唱）

貧女就是李三春。

咬 臍：可有丈夫？

李三春：（唱）

配了丈夫亏心汉，忘恩負义刘志远。

龙套甲：呸！鉗眉毛，剛舌根！

咬 臍：哼，你們喳呼喊叫做什么？

龙套甲：她言了太老爷的名諱。

咬 臍：嗯！世間上同名共姓的本多，不要惊吓她，叫她朝下講。

龙套甲：你不降罪，我越发不降罪，媽媽，你朝下講来！

李三春：（唱）

丈夫別我去求官，一去許久未回还。

咬 臍：你在哪里安身？

李三春：（唱）

哀求哥嫂把身安，朝日如同坐針毡。

咬 臍：哥嫂待你如何？

李三春：（唱）

哥哥逼我另改嫁，
嫂嫂扼我研磨汲清泉。

咬 臍：你可有后代呀？

李三春：（唱）

老天不絕刘門后，磨房生下小儿男。

咬 臍：你的儿叫什么？

李三春：（唱）

无有鋼剪剪臍帶，
儿名就叫咬臍郎。

龙套甲：呔！掌嘴！

咬 臍：哼！是緣何常常大惊小怪？

龙套甲：他言了小將軍名諱。

咬 臍：大胆，适才言过了，天下同名共姓人多，你曉得什么，站退一步。

龙套甲：是，你不降罪，我們还說么事。

咬 臍：老媽媽！世間同名頗多，你大胆講來！

李三春：謝將軍！（唱）

哥嫂起下害儿念，
拋在魚池水內淹。

咬 臍：慢講，那魚池內面有水无水？

李三春：无水又怎能养得活魚？

咬 臍：有水，你的儿子不淹死了嗎？

李三春：我的儿子有救。

咬 臍：（惊）（坐椅往前挪）有救？講！

李三春：請听呀！（唱）
火工竇老來救起。

咬 臍：送往哪里？

李三春：（唱）
送往邠州去未還。

咬 臍：如今有多大？

李三春：（唱）
算來十六剛剛滿。

咬 臍：他可會回？

李三春：（唱）
夫未回子未歸魚沉雁落音信杳然！

咬 臍：啊，（唱）
娘行訴苦淚漣漣，到把少爺心痛酸，
娘行修動書和箋，情願與你把書傳。

小軍們！前去問那媽媽她可識字？

龍套甲：老媽媽你可識字？

李三春：略知一二。

龍套甲：不中，少將軍，她只認得兩個字。

咬 臍：那兩字？

龍套甲：她認得一二。

咬 臍：呃！一二乃是普廣之意，小軍們，對那婦人講道：她的丈夫兒子在邠州求官，你我是邠州的人氏，教她修動書信，我與她尋夫找子。

龍套甲：老媽媽，小將軍說，你的丈夫兒子在邠州求官，我們都是邠州的人，教你修下書信一封，與你尋夫找子，可好？

李三春：那麼……寫不成，無有文房四寶。

龍套甲：將軍哪，她無有文房四寶。

咬 臍：弓杖袋內現有，速速取來！（唱栽板）
先前只望她是鄉村愚婦，

又誰知那受苦人識得詩書。

叫娘行你那里写，我与你帶，
帶往邠州寨，寻夫找子轉回来，
寻着了夫，夫妻相会，
找着了子，你母子团圆。

我保你忧愁今日止，欢从目下来，
月有团圆日，枯木又重开。

水也不汲磨也不研，
汲水研磨两丢开。(下)

〔二龙套端笔硯給李三春修書。〕

李三春：請退了！（唱）

上写着李三春修書箋，
拜上刘郎亲自观，
我夫別妻去求官，一去許久未回还。
哀求哥嫂把身安，朝日如同坐針毡。
哥哥逼我另改嫁，
嫂嫂扼我研磨汲清泉，
夫去一月望一月，夫去百天望百天。
一年望到三十晚，
望断山河(哭)

我的夫！

……堰水干。

飽汉哪知飢人餓，暖处哪知凉处寒，
刘郎苦念夫妻份，見書必須早回还，
言长紙短写不滿，此書犹如妻面言。

〔二龙套上。〕

龙套甲：娘行，你書信修起来沒有？

李三春：書信修起，哪位軍爷会講話？

龙套甲：我会講話。

李三春：啊，你見了我的刘郎，你怎样說？

龙套甲：我說你呀，蓬着头，大着一双足，你象个鬼。

李三春：軍爷呀，（唱）

軍爷休道我这般丑形，
刘郎本是好高人，
这回帶書失了指望，
今生不能出火坑。

龙套乙：我会說話，我見了你的刘郎，我說你倘得象观音菩薩，
好吧。

李三春：什么話，請將軍！

龙套^甲：請少將軍。

咬 臍：那娘行書信可曾修起？

李三春：書信修起，將軍請來受我一拜！

龙套^甲：不消拜得，拜得我們將軍不自在。

李三春：（唱）

多拜……

龙套甲：叫你莫拜，你要多拜。

李三春：（接唱）

刘郎……

龙套乙：啊，她拜上他老公的。

李三春：（接唱）

莫忘情，
轉叫咬臍儿莫忘恩，
十月怀胎娘辛苦，
貪恋富貴忘却娘恩。

咬 臍：（唱）

娘行修書泪漣漣，倒把少爷心痛酸，

回头只把小軍叫，你把書信来退还。

龙套甲：將軍此言差矣，你原先叫她修書，如今你又退还他，岂不是知难而复反？

咬 臍：你哪曉得呀？

龙套甲：我不曉得，你教我教她写的。

咬 臍：(唱)

小軍們休道我知难而复反，
哪知道你少爷心下为难，(变垛子)
倘若是他丈夫儿子在我的爹爹帳前，
書一去不愁他連日連夜轉回还；
倘若是他丈夫儿子不在我爹爹帳前，
你教我哪里去寻，
寻也寻不着，
你教我哪里去找，
找也找不見，
他不說他丈夫儿子情忘返，
反說我寄書人有始无終，
当做了失信儿男。
夫去一月望一月，夫去百天望百天，
她那里望悬悬，我这里心凄惨，
哭声地叫声天，紅顏薄命誰叹念。

龙套甲：將軍糊涂呀，又不是有什么压書銀两，怕你瞞昧了，这是个空書信，带得到是个美事，找不到是淡事噪。

咬 臍：有理，来来，这有銀子一錠，交給媽媽，天晴她自己来汲水，天变，叫她雇一人前来汲水。教她先行回去，再把一得力之人担水送到她家。

龙套甲：老媽媽，我的少將軍言道，这有銀子一錠，拿归家去，天晴，你自己前来汲水，天变，你雇一人前来汲水，你先自回家，随后有人送水来。